



中国园林文化

心境的栖园



周武忠 / 著

济南出版社

周武忠
／
著

心境的栖园

中国园林文化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境的栖园——中国园林文化/周武忠著.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4. 6

(文明的色彩丛书)

ISBN 7 - 80710 - 005 - 2

I. 心… II. 周… III. 园林艺术 - 中国

IV. TU98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0966 号

心境的栖园——中国园林文化

周武忠/著

责任编辑 侯 琪

装帧设计 张玉泰

出 版 济南出版社

250001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电话 0531 - 6922073; 6920410 网址 www.jnpub.com

©1991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50 千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14.00 元

本书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仅限中国内地销售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 直接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丛书出版前言

中华民族确曾有着很值得骄傲的过去。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丝绸之路，四大发明……
一个又一个的老故事，说了一遍又一遍。

固然，我们会为祖先的成就而感到骄傲，但这又有何补益呢？文明原为人类共有的财富，近世以来，却仿佛变成西方的专利。消除落后、愚昧、野蛮成了列强策动战争的口实；清政府的一连串失败，将国人天朝上邦的美梦一再粉碎。美梦导致悲剧，悲剧演化成潜在的噩梦。

今天组编这套丛书，绝不是为了再说说老故事，也不是为了重拾逝去的美梦。事实上，中国再不能沉湎于美梦中，但也不应沦丧在噩梦里。中国的古文明自有其存在的地位，在世界已经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亟需对此有科学的认识。我们希望，通过专家学者有意义的探索，以生动活泼的文笔和印刷精美的图片，与读者一起开拓一个反省历史的新视野。

但愿一切美梦与噩梦都归于过去，我们更懂得正视现在与未来。



目 录



千载流韵

● 追寻自然的历程.....	2
先秦时期	4
秦、汉	4
魏晋南北朝	7
隋、唐、五代十国	9
宋、辽、金、元	13
明、清	17
近、现代	21
● 迥异的风格	24
中国文字中国林的含义	25
中国园林的类型	27
中国, 园林之母	42
● 中、西园林艺术比较	50
园林艺术风格的差异	51

历史渊源比较	54
造园思想比较	55
宗教因素比较	59
造园材料的差异	62

意匠钩沉

● 选址布局	64
选址	65
布局	67
● 建筑经营	79
亭	85
台	91
楼阁	92
廊	93
水榭	96
墙	97
塔	101
桥	104
舫	107
园路与铺地	110

山、水、花、树

● 叠山理水	114
假山叠石	114



园林水体	120
------------	-----

● 时花艺树	125
--------------	-----

● 园林艺术的精髓	143
-----------------	-----

诗画开拓园林意境	144
----------------	-----

神与物游,思与境谐	147
-----------------	-----

园林艺术的再现性与表现性	149
--------------------	-----

游园寄语

● 园林的欣赏	160
---------------	-----

身临其境	161
------------	-----

动态序列	162
------------	-----

穷形尽相	165
------------	-----

澄怀味象	167
------------	-----

文化素养	174
------------	-----

天时良辰	178
------------	-----

“好句”频读	186
--------------	-----

● 十大名园	188
--------------	-----

圆明园	188
-----------	-----

颐和园	191
-----------	-----

避暑山庄	194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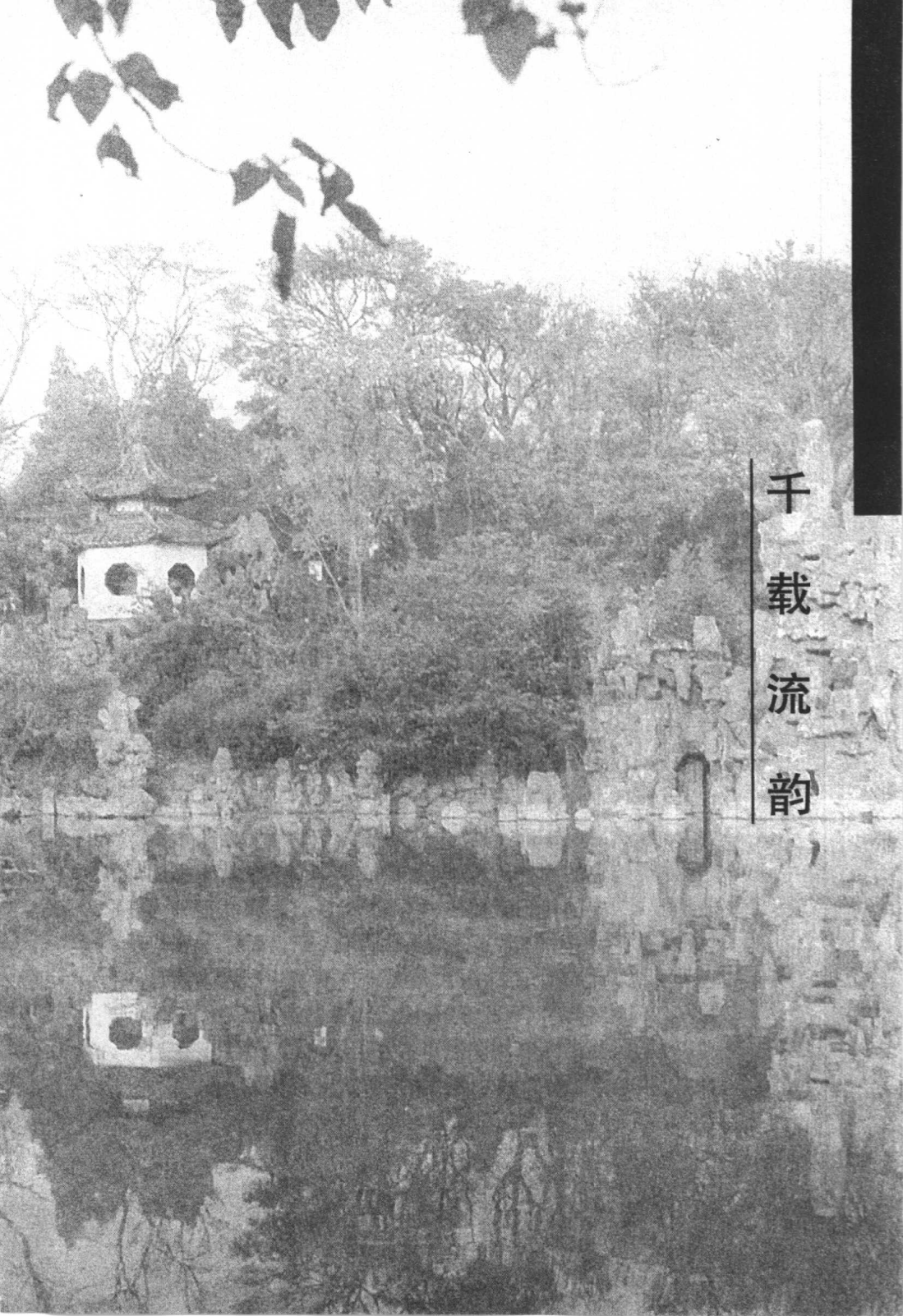
拙政园	196
-----------	-----

留园	198
----------	-----

个园	200
豫园	202
瞻园	204
西湖	207
瘦西湖	209



千
載
流
韻





追寻自然的历程

中国的风景园林艺术,以其严谨而巧妙的布局,精湛而高超的技艺,山明水秀的风景,鸟语花香的境界,诗情画意的精髓,让“鸢飞戾天者‘游园’息心,经纶世务者‘窥景’忘返”,终于形成了自然写意主义风景式(Landscape Style in Symbolism)——这一具有中华民族艺术特色的园林艺术风格。植根于华夏文化沃土上的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基于老庄自然而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明代计成《园冶》语),清楚地体现了中国人崇尚自然的美学观。这种顺应自然的造园思想,不仅为古今中外许多知名人士所称道,而且,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回归自然”思潮中,也将

会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园林建设的未来。

园林构易,养护管理洵难,极易受自然条件的变化、天灾人祸的飞来而损毁,失去它应有的光辉。若经久得不到修整,将会变得杂草丛生,池泉山石荒芜,常随岁月推移而几至形迹全无。特别是在中国的建筑和园林历史上,由于战乱频繁,兴衰变迁很大,所以明末、清初以前的遗迹已很少见。仅存的明、清时期的古典园林,亦因几经修缮,只能是追怀往日而已。至于明代以前的,就只能靠文献记载而别无他策。然而,“古人百艺,皆传之于书,独无传造园者何?曰:‘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明崇祯乙亥郑元勋《园冶·题词》)。因此,关于中国园林,直到明朝才出现第一本专著——《园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关于中国园林的历史发展,也就只能从其他史籍中关于园林的片言只语,窥见一斑了。



●北京圆明园遗址,至今仍吸引不少游客远道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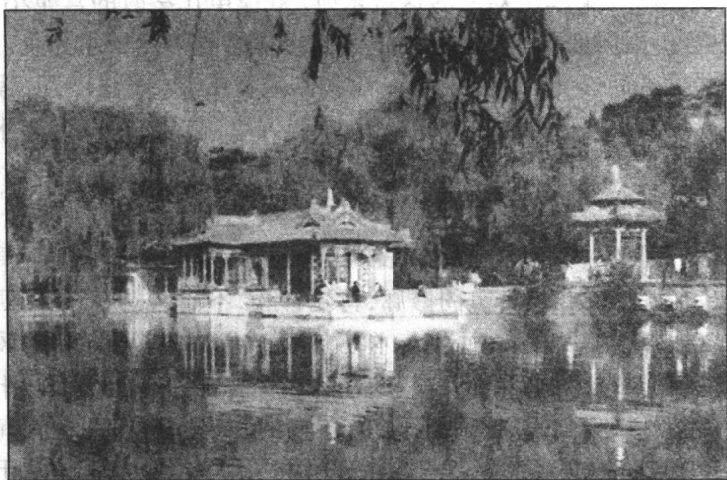
先秦时期

中国园林艺术发轫颇早。传说中的轩辕黄帝就有“元圃”、“县圃”的构造,因是传说和神话,故不能据以作信史。虽然在古文字中,就已经有𡩺(园)、𡩺(甫,同圃)等的表示,但根据《周礼》:“园圃,树之果瓜,时敛而收之。”《说文》“园,树果;圃,树叶也”等说明,可知园、圃是农业上栽培果、蔬的场所,并非是游息的。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园林最早的形式是商殷时代开始的“囿”。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记载:“囿,……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王在灵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鸟鹄鹄。王在灵沼,于物鱼跃。”《三辅黄图》(古地理书,撰述者不详,出书时代不晚于南北朝)还记载:“周文王灵台在长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围百二十步。”据此可知,中国园林的出现可以上溯到约公元前 11 世纪。囿(hunting park)是中国古代供帝王贵族进行狩猎、游乐的一种园林形式。通常在选定地域后划出范围,或作界垣。让天然的草木和鸟兽滋生繁育其中,几乎全为天然景物。但也有人工营建的台和沼,分别称为灵台和灵沼,可以说是中国园林掇山理水的雏形。

秦、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咸阳大建宫室,从而在“囿”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一种带有宫室的园林形式——苑(imperial park),又称宫苑。如秦始皇在渭水之南作上林苑,苑中建造许多离宫,供游乐之用。还在咸阳“作长池,引渭水,……筑土为蓬莱山”(《三秦记》),开创了人工堆山的记录。到西汉时,武帝刘彻大建苑圃。于建元二年(公元前 138 年)在秦代

上林苑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建成后的上林苑规模宏伟,宫室众多,且有多种功能和游乐内容。上林苑地跨长安(今西安)、咸宁、盩厔(今周至)、鄠县(今户县)、蓝田5县县境,纵横300里,几乎囊括了京城长安以南、西南面的广大地域。据《汉书·旧仪》载:“苑中养百兽,天子春秋射猎苑中,取兽无数。其中离宫七十所,容千骑万乘。”可见仍保持着射猎游乐的传统,但主要内容已是宫室建筑的园池。据《关中记》载,上林苑中有36苑、12宫、35观。如建章宫、宣曲宫、犬台宫、走狗观、走马观、鱼鸟观、观象观、白鹿观、葡萄宫、扶荔宫、承光宫、储元宫等。上林苑中还有许多池沼,见于记载的有昆明池、镐池、祀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积草池、东陂池、当路池、大一池、郎池等。其中昆明池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所凿,在长安西南,周长20公里,列观环之,又造楼船高10余丈,上插旗帜,十分壮观。主要用于训练水军。在池



●陕西骊山华清池九龙汤,是当年秦始皇游乐之处。



的东西两岸立牵牛、织女的石像。上林苑中除大片的天然植被之外，初修时群臣还从远方各处献名果和奇花异卉共2000余种。上林苑中有大型宫苑建章宫，为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所建。建章宫北为太液池，是一个相当宽广的人工湖，因池中筑有三神山而著称。据《史记·孝武本纪》载：“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像海中神山龟鱼之属。”这种“一池三山”的布局对后世园林有深远影响，并成为创作池山的一种模式。太液池三神山源于神仙方士之说，据之创作了烟波苍茫，山水相映的优美景观，岸边种满水生植物，平沙上禽鸟成群，生意盎然，开后世自然山水宫苑的先河。

西汉时，贵族、官僚、富户的园林也发展起来，却并不普遍。如《前汉书》卷四十七记载：“……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顷，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梁孝王刘武的这座东苑，规模虽比秦时的宫苑小，内容仍不脱囿和苑的传统，以建筑组群结合自然山水为主。另据《西京杂记》卷三记载：“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鸛、紫鸳鸯、牝牛、青兕、奇禽怪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潮，其中育江鸥、海鹤，孕雏产卵，延漫池林，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足见西汉已开创了以山水配合花木房屋而成园林风景的造园风格。东汉时，大将军梁冀在洛阳广开园囿，园中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嶠，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参阅《后汉书·梁冀传》）。袁广汉和梁冀的园林，是见之于



史籍的中国私家园林的最早记载。

魏晋南北朝

公元3世纪到6世纪的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此时统治阶级暴虐腐朽,政治动乱,社会不安。许多人因厌世而回避现实。恰好此时因道教、佛教的流行与影响,不少失意文人和士大夫阶级或皈依佛教,希图灵性得到解脱;或遁迹山林,追求自然的田园生活。这种社会思潮,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和绘画发生了广泛的影响,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即是其中的代表;而且,也深深地影响到当时的中国造园,促使自然风景或园林向更高水平上发展。

当时的官僚士大夫以隐逸野居为高雅,他们不满足于一时的游山玩水,要求身在庙堂而又能长期地享用、占有大自然的山林野趣。私家园林便应运而生。北方如石崇的“金谷园”,南方如湘东王萧绎的“湘东苑”均名噪一时。倚傍住宅而建的城市宅园也很普遍,《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京城洛阳的显宦贵族“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绕。争修园



●江西庐山南麓醉石,相传是陶渊明醉后高卧的地方。



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室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可见,私家造园得到长足的发展。

皇家园林的发展也很大。曹魏在洛阳营芳林园(曹芳时因芳字犯讳,改名华林园),有九谷八溪之胜,起土山于西北隅,树松柏竹木于其上,捕山禽杂兽于其中,形成自然山林风光。孙吴后主在建业也大建苑囿,起土山,作楼观,加饰珠玉,引后湖水注入苑内。十六国时的后赵仿洛阳制度,在邺城运土筑华林园。北魏洛阳的苑囿,除重建曹魏华林园外,还有西游园。这些苑囿,“经构楼馆,列于上下。树草栽木,颇有野致”。可见南北朝时期的园林已由以前的粗略地模仿真山真水转到用写实手法再现山水;园林植物由欣赏奇花异木转到种草栽树,追求野致;园林建筑不再徘徊连属,而是结合山水,点缀成景,从而构成了自然写实主义山水园。

南北朝时佛教兴盛,北魏还奉佛教为国教,因而广建佛寺。唐代诗人杜牧曾作《江南春》,其中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句,生动地说明了当时的寺院之多。佛寺建筑可用宫殿形式,宏伟壮丽并附有庭园。特别是由于战乱,不少贵族官僚为求安全,便舍宅为寺,原有宅园成为寺庙的园林部分,从而形成了园林的新类型——寺庙园林。

南北朝的园林中已经出现了比较精致而结构复杂的假山。北魏司农张伦在洛阳的宅园内“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嵌崿相属;深溪涧壑,迤邐连接……崎岖山路似崎而通,峥嵘间道盘行复直”(《洛阳伽蓝记》)。梁湘东王“于子城中造湘东苑。穿池构山,长数百丈,植莲蒲缘岸,杂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阁,跨水为之。……北有映月亭、修竹堂、临水斋。斋



前有高山,山有石洞,潜行委宛 200 余步。山上有阳云楼,楼极高峻,远近皆见”(《渚宫故事》)。当时已能有意识地运用假山、水石、植物与建筑的组合来创造特定的景观。建筑的布局大都疏朗有致,因山借水而成景,在发挥其观景和点景的作用方面又进了一步。

隋、唐、五代十国

隋代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在东京洛阳大力营建宫殿苑囿。别苑中以大业元年(605 年)兴建的西苑(又称会通苑)最为著名。据记载,隋西苑位于隋东都洛阳宫城以西,北背邙山,东北隅与东周王城为界,周 60 公里。隋西苑的布局,不仅继承了汉代“一池三山”的形式,在苑中造山为海,海内有蓬莱、方丈、瀛洲诸山。而且,还明显受到南北朝自然山水园的影响,以湖山水系为主体,将台观殿阁等建筑,分布于山上,融于山光水色之中。这是中国园林从建筑宫苑演变到山水建筑宫苑的转折点。苑内还建造了 16 组建筑庭园(十六院),供嫔妃居住,构成苑中之园。各庭院都栽植杨柳修竹,名花异草,秋冬则剪彩缀绛装饰,穷奢极侈。院内还有亭子、鱼池和饲养家畜、种植瓜果蔬菜的园圃。此外,还有数十处游览观赏的景点和大片山林,可泛轻舟画舸,作采菱之歌,或登飞桥阁道,奏游春之曲。隋西苑的这种山水宫苑风格,开北宋山水宫苑——艮岳之先河。另外,隋大业年间,炀帝还于扬州“长阜苑内,依林傍涧,竦高跨阜,随城形置”归雁、回流、九里、松林、枫林、大雷、小雷、春草、九华与光汾 10 宫。使扬州园林至今仍染上一丝北方皇家宫苑的辉煌色彩。